



## If there is something...

2009-05-10 記者 陳怡秀 文



所有的結局都已寫好  
所有的淚水也都已啟程  
卻忽然忘了是怎麼樣的一個開始  
在那個古老的不再回來的夏日

火車一次次呼嘯而過，卻總不是我在等的那班。對於誤點的班次，我沒有太大的怨懟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的時間便開始慢速度前進，失去了對時間的敏感度，將自己一股腦投入音樂當中，漠視父母「遊手好閒」、「不務正業」、「愛做白日夢」的批評，只有當手撫著放在腳邊的吉他時，心才能有所感覺。

啊，我想起來了。那份總是興奮地期待著與音樂碰撞的吉光片羽，卻又同時帶著失落心境，是在你遠離我的生活之後，所養成的一種常態。

對於即將在幾個小時後舉行的比賽，並不感覺緊張。習慣性地攤開雙手，看著指尖上滿佈著練習造成的厚繭，似是一種堅強不屈，但更正確來說，是讓我相信我們曾經靠得很近的證據。我記得你的手腕是纖細的、手掌是柔軟的，卻也與我有相同的指尖，「那是你最不女孩子的地方」，我總是這麼笑著。你則是聳聳肩回應了一句「I don't care」，抱著吉他那樣說話的你，帶著一點隨興與自在，讓人忍不住喜歡。

還記得認識你的那天，如同今天的陽光一般，屬於夏天的晴日卻不炙熱，反而帶著舒服的觸感。回憶起你，那整齊的瀏海配上紮成馬尾的頭髮，還有不管是練習時唱著歌，對於音樂的近乎固執，或是喚起我名字時溫軟的嗓音。「阿嗣，」配合著你淺淺的笑顏、深深的酒窩和微微搖動的頭，那時的你實在太可愛了。

「小品，」聲音透著苦澀。明明喜歡叫你的名字，卻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答腔了。我收藏了你的笑顏，卻也把最後一次見面時你漠然的冷言冷語記得太深——明明說好一起參加的比賽，你卻沒到場，我們的夢想呀，什麼時候變成只是我單方面的自作多情？雨下著，我在你家門口等著你的回應，但你說無趣、你說幼稚、你關上了門，沒有說再見，接著在一個禮拜後轉學。

於是時光流逝。一個人能有多少年，總想著另一個人？我不知道人生多長多遠，但我知道，對你，我始終存放在心裡。

風微微吹起，我再度眯起了眼，望向前方，卻在矇矓之中，我看見了你的身影出現在對面的月台上。



媒體歷屆廣告

### 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### 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### 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### 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### 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 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  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 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 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
張婷芳 / 人物

無論我如何地追索  
年輕的你只如雲影掠過  
而你微笑的面容極淺極淡  
逐漸隱沒在日落後的群嵐

你在對面月台找了張長椅坐下，就在離我那麼近的位置，整齊的瀏海換成了旁分，紮起的頭髮放了下來還上了微微的捲，顯得成熟不少。妳聽著音樂，原本用來快速刷動琴弦的指尖，少了從前的魄力，而是優雅地用來翻開妳腿上的書籍。我花了一瞬間認出妳，想要大喊的喉頭反而快不過腳步，於是我抓起吉他奮力地往樓梯跑去。

我衝出地下道，「小、小品，」還來不及撫平喘息，妳的名字便已脫口而出，但妳卻不回應。「小品，」我上前，激動難平地抓了妳的肩頭。妳有些驚訝地抽動了一下，接著緩緩地轉過頭來，臉上詫異的表情彷彿又讓我看見了過去的妳，那個傻傻又認真的妳。但我沒有聽見我所期待的，妳沒有喊出我的名字，只是領了領首。妳把書闔上，卻未拿下耳機，妳表達出禮貌與客氣，卻不見任何想要和我說話的欲望。

我難掩失望，卻不想給妳任何壓力，於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裝出若無其事。「小品，我是阿嗣，妳的高中同學，還記得我嗎？」妳看著我，臉龐掛上淡淡的微笑，不再如從前的靦腆，而是帶著一絲疏遠。妳點了點頭，依舊沒有答腔。

安靜蔓延在我們之間，其實我有太多太多的話想說，卻又不知從何說起。妳最近過得好嗎？妳在哪裡工作？妳住哪裡？妳要去哪裡？妳有男朋友了嗎？妳還喜歡音樂嗎？妳.....為什麼那時候要說那種話？又為什麼要轉學？無數個問題在腦中打轉，但看見妳的平靜，卻反而什麼也說不出口了。

難道在這一段日子裡，妳就沒有在意過嗎？我看著無言以對的妳，偷偷地嘆了口氣，接著坐到妳的坐位旁，拿出吉他，撥彈之間，哼唱起妳和我以前合寫的那首歌。我試探地瞥了一眼妳的側臉，卻不見妳有任何反應，於是我忽然意識到，也許只有我一個人記著這些事，這讓我顯得太傻，又太孤單了。但即使如此，我還是想待在妳身邊，即使我正在等待的車剛到了站，即使我可能會錯過比賽。但我只要待在妳身邊。

只要待在妳身邊。

可是妳卻起了身。

遠方，一輛火車即將到站。妳看了我一眼，「妳要搭的是這一班嗎？」我問。妳點了點頭，附上一個歉然的笑容，接著起身往人潮走去。我看著妳不帶一絲留戀的背影，心無可言喻地絞痛起來。

「周品妍！」我喊出妳的名字，但妳仍不停下腳步。「妳知道我為什麼要像傻子一樣繼續搞甚麼鬼音樂嗎？是因為妳、是因為我們以前約定過的那個該死的夢想！妳憑甚麼置身事外？妳憑甚麼裝得若無其事？」彷彿將這段日子的不滿全部發洩出來一般，我不斷地嘶吼。等著上車的人都回了頭，卻獨獨妳不回應。

接著妳上了車，透過車窗，妳對我淺淺地微笑著，我卻深深地感到心痛。

接著火車漸漸遠離，直到變為遠方小小的黑點。

「所有的.....一切，只是想.....讓妳聽見我。」我喃喃地說著。

「我只是想讓妳聽見我一直想著妳。」

遂翻開那發黃的扉頁  
命運將它裝得極為拙劣  
含著淚 我一讀再讀  
卻不得不承認  
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

上了車，透過車窗，我對你淺淺地笑，但這張虛偽的笑容扯得我心痛。

接著火車漸漸遠離，直到你成為遠方的黑點。

我拿下無聲的耳機，收起佯裝，無視於車上擁擠的人群，我流下淚來。

從沒想過會再見到你，卻又多麼、多麼地想念你，好想誠實地回應你熱切的眼神，但我還是撇開頭，努力不去看你。你的臉少了些稚氣，但仍保有著我記憶中的那股衝勁；你的吉他換了一把新的，但琴箱上卻還貼著Roxy Music的貼紙。

「阿嗣，」在心中喊了無數遍的名字，卻再也無法讓你聽見。你沒有甚麼改變，但我卻變了，即使再怎樣地不情願。身體免疫性感音性失聰，這個看起來複雜的名詞，說明了一切。耳機裡沒有聲音，不過只是我用來掩飾的工具；我無法對你的音樂有所反應，是因為我再也無法打從心裡感受旋律的美——我再也無法繼續我們的夢想，無法聽見，更讓我的聲音失去音準，我不再擁有你所喜歡的嗓子了。透過你的嘴唇，你的話語和琴聲我只能用眼睛看見，這樣對當時年輕的我們來說真的夠嗎？

甚至對現在而言都不夠。

那些我們的夢想呀，每當想起時都覺得太諷刺。在我知道自己即將失聰的那一天，正好是比賽隔天，我該怎麼坦然放下我們的夢想，心平氣和地告訴你一切？我不知道，於是我選擇了逃避。下著雨的那一天，你在我家樓下等著，不解我的缺席，卻不帶怒氣。「是因為有甚麼原因吧？你說出來，我都可以理解的。」但我卻怎樣也說不出口，只能極力說出傷人的話語，然後狠狠逃離。

如果把這一切都告訴你，你會和我一樣痛苦嗎？你會握著我的手，和我說你會保護我嗎？你會為了怕我傷心，而放棄我們的夢想嗎？答案都是肯定的，即使不曾問過你，我也都能明白。

於是時光流逝，青春太美，夢想太短暫，對於一切的冀望與期待也伴隨著聲音記憶的逐漸消散。但我還記得《If there is something》，那是我們最喜歡的歌，跳動的旋律仍然縈繞在我的心裡。“Lift up your feet and put them on the ground. You used to walk upon when you were young.”每天都在心裡默默地唱，就不會忘記了對吧？

就如同在心裡叫著「阿嗣」一樣。



#### 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